

城之陽向有一亭顏曰海角其以識遠所由
來尚矣余旣奉

龍脾于海天勝境朔望恭率僚佐宣講

上諭于其中時得登眺每爲四望覺雲樹蒼茫

數日莫釋正有不自知其然而然欲求其所

以然而不可得者迨於修舉之餘葺而新之

于殘碑斷碣中又得讀前觀察使濟陰劉君

一記乃知峴山之碑伊吾之嶺曾以斯亭同

類並觀在昔賢不有先獲我心之所同然者

耶彼絕裾叱馭其殆足未履斯亭乎因復扶
其碑而并以余所觸而感者書而勒石倘他
日得進
闕廷而覲

龍光依二人而承色笑歡欣愉悅中迴首斯亭
又不知若何感觸而歔歔矣然則余今觸斯
亭而成戚戚者異日未必不復念斯亭而戀戀
也一時同事之賢與廉之人士盡發其所同
然而證乎我所已然均可於斯亭見志也夫

是爲記

重修城隍廟記

李錫移

南海人合
浦教諭

三廉僻處日南去京師萬有餘里聲教旣遙
振興無自且以先四十年疊遭兵燹地益荒
殘官斯土者雖極勞心焦思瘡痍卒未盡起
良由積弊旣深廢墜已久非得

賢師帥在上負命世之才往聖賢之學無以挽
頽風而開草昧也去歲

聖天子軫念海隅於循卓中

特簡我

徐老大人來守廉郡春杪下車藹然如被物
春風燦然如中天麗日皎然如月浸冰壺溫
然如冬旭可愛旬日間鎮靜從容而百務畢
舉向之積弊一切革除向之廢墜漸次修復
其於郡學

文廟則曰此首善之源也於

郡城隍廟則曰此卽周禮所謂司民之神也廟

宇傾頽何以妥

聖神而肅瞻拜於是獨捐所有鳩工庀材遴選
能員督修

文廟秋丁之際可以煥然至

城隍古廟則又竭力而維新之前至於臺後鄰
於圃左爲文昌宮之側右與郡官廳隙地相
鄰南北東西莫不就理

神旣安居民自獲福賀誕之日僚屬紳士進而
請

憲臺一言勒之於石以垂永久

徐老大人則莞爾而笑曰余何言哉余生平不沽名不市直不媚神不邀福所至之地惟循分盡職每恨余之知識有限恐致叢愆

城隍乃與余共守此土者惟祈其默相啟佑襄余不逮每日平旦之候必將昨之所行端居自省印証於

神明五十年來無事不可以對天地質鬼神也雖然余之憂民寧有已耶安敢以

廟之既新可憑神力而遂矜其功以寬其責耶

自茲以還余惟率屬奉公益勉其憂勤惕勵
以冀衽席盡登斯文振起四民之業皆如斯
廟之作新是則余之志也余何言哉移三廉外
史也時侍坐于側備聞斯諭肅然起敬曰是
真吾郡之

賢師帥也於是執筆而備書之是爲記

欽州鼎建文廟碑記

康熙三十四年

李朝鼎

檢討新會人

至聖先師孔子功高堯舜位參天地經文緯武
道惟一貫然則文武百執俱有事於

廟其義一也顧自文武殊途輒岐視之或有
議另設太公武廟以吳起諸人視配哲事雖
不行見太陋矣是故介冑之家多自外於聖
門而澤宮泮壁之間欲與司于城者諏度之
修庀之固甚難也況以其事爲已事不分任
不旁諉而鼎建維新乎榮祿大夫欽營都督
陳公于欽州學宮誠近古所僅見也按州學
古在州署之左得地脉之正自宋崇寧後遷
建靡常有明世宗時林次崖先生來刺是邦

纔定千古之故址蓋一百有餘年矣軍興以來鞠爲茂草一椽片瓦蕩廢無存官斯土者或暫葺一枝或僅構數武因陋就簡苟且相仍近者高倅張公州守程公次第經營然猶未合規制都督公業舉各神龕牌位重新莊嚴一日軍旅之餘登堂環視爲道其先太夫人之志二蘭孫生長于欽署初學於欽庠遺命公以聖殿式廓而增大之公性至孝仰承厥志未嘗少懈值奉

上回閩葬親甲戌春還署卽擇人而授事焉
猶謂學宮聖賢赫濯攸在而多士肄遊藏息
之地斯文於此規成成美盡善非可
聊且粗畧者然不費不費不費于鄉紳不
費于諸生者老獨獨工獨庀材凡板
幹畚築之宜朝夕親躬自聖殿而外見程
公前建兩廡簡畧易圯公隄行再造以至戟
門名宦鄉賢無不肇造自是巍然煥然學宮
冠諸郡矣經始于乙亥年之孟夏落成于丁